



神州漫笔
张林

一粒银色的月光

每次，拉开缝纫机的针线抽屉，总有一抹银色的光芒在木盒子里跳跃。这散发着月色光芒的，是一枚顶针。这枚看似普通平淡无奇的顶针，却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大财富。

母亲的顶针是铝制的，月光下的母亲飞针走线，银色的顶针戴在母亲的中指上，是那浓缩的星河，绕着母亲的手指旋转……

小时候，吃完晚饭，母亲总会仔细地把煤油灯的罩子擦得晶亮。她坐在炕头一边做针线活，一边慈爱地望着趴在八仙桌旁写作业的我。

做鞋最辛苦。那年月，没钱买鞋，穿的鞋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做鞋的原材料是穿破的旧衣服。母亲把旧衣服剪成布片子，将布片子摊在八仙桌或面板上，刷一层糨糊粘一层布片，结实实地糊上许多层，晾干后揭下来，依照一家人各自脚的大小开鞋底，厚度足有一扁指宽。做鞋时，母亲要用锥子使劲将鞋底扎透，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从鞋底上顶过去，实在顶不出来的时候，还需要用钳子夹住针尖往外拔。

母亲最初拥有这枚铝制顶针的时候，顶针戴在中指上还有些松动。

记得有一次，在给我钉上衣扣子时，母亲抵住针鼻儿一用力，顶针竟然从中指上滑落，针鼻直接戳到了手指上。母亲不顾冒出血粒的手指，拿来一块布条在顶针的接口处缠了几圈，就又戴上继续给我钉扣子。因为母亲知道，生活还在继续，那些褴褛的片断需要补缀。针和线在艰难穿越后每一次抵达之处，都是一个驿站。而这个驿站，迎来送往的是母亲的手指，是母亲那枚闪着柔和光芒的顶针。我知道，母亲的千缕柔情、万般慈爱，都在顶针的陪伴下随针线一起织进了绵密密密的日子，织进了平平淡淡的岁月。

日子平静、反复，母亲的手指骨节渐渐变得粗壮并且有了弯曲，套在右手中指的顶针不再像当年，很轻易地就被取下。母亲索性就一直戴着。我跟母亲说：“不做针线活，戴着顶针多勒手，摘下来吧。”母亲却半开玩笑地跟我说：“戴在手上，多像一枚银戒指，这可是咱们家的传家之宝

啊！”当时，我还觉得好笑。

现在，仔细端详着这枚顶针，我不禁神思飞跃。你看，那密密麻麻的凹坑，遇到针顶过不去的时候，那坑就成了最好的支点，它是针最坚实可靠的后盾，敦促着针不要停滞，不可气馁，走过去是对自我的挑战，返回来也是对生活的注脚。一针一顶，一顶一针，或是执著，或是追求。顶针痛，母亲也会痛，可她们从不开口。而这，让我长大后每当想起母亲和顶针的往事，更心痛。时至今日，我才蓦然发现，顶针上那密集的凹坑，不但是金属的伤口，更是生活的结痂。它提前预备着伤，是为了承受更多的伤；它先打磨着痛，是为了承受更多的痛。它是珍稀的器物，是最坚韧、勇敢的徽章。

许多年过去，在俗世的光阴里穿梭行走，我时常会想起母亲这枚散发着月色光芒的“戒指”。它是上苍赐予母亲的一抹月光，环绕在她瘦瘦的指间，一丝一缕，呵护着她和我的每一段时光。



神州漫笔
俞传美

小伯的菜园

小伯（我的母亲）的菜园是一些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构成的，一个斜三角形蔓延到梯田，菜园封面是彩色的，序章一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葱、姜、芫荽、菠菜、蒜、萝卜、大白菜、竹笋、黄豆、洋芋、包谷。小伯的菜园包罗万象、琳琅满目，还有我们三姐妹们最爱吃的大李子、大桃子、柿子如“红灯笼”……

当第一缕阳光从猫子岭射向菜园时，薅草的小伯正好一起一伏地弓在黄金分割线上，站成一棵应景的香樟树，小伯的菜园的封面灵动了，飞扬了，小鸟来了，鸡群咯咯咯，羊儿咩咩，牛儿哞哞，猪儿哼哼，我们三姐妹嚷嚷，空气湿漉漉的，瓜果小菜带着露珠，像刚洗过的笑脸好看动人，整齐划一的小葱、绿油油的黄瓜藤蔓调皮地爬上梯田坎，阳光照耀无数花蒂未落的嫩黄瓜在我嘴角晃动，我抓过一根黄瓜狠狠地咬一口，那个爽啊！小伯满脸笑容地摘下我咬过的黄瓜，把花弄掉，在衣服上擦一擦说：“吃吧，美儿，甜的。”我再咬一口，好脆好甜，小伯满意地笑脸好美。此刻南瓜露出圆圆的脸，豆角长出修长凹凸有致的身材，黄花菜娇贵地笑着，萝卜菜、白菜、鸡冠子菜、红绿的辣椒争奇斗艳，有一个大梯田的辣椒小伯不让我们摘，小伯说：“那个大梯田里的辣椒留着卖钱送美儿读书……”我趁小伯不注意偷偷越界了，因为那辣椒很大很大，辣椒杆长成了辣椒树，辣椒弯弯的像牛角，我摘下两个想烧着吃，小伯脸上有些晴转阴……香菜、茶树花、月季、芍药花的点缀，菜园变成花园。在菜园里，我是一个幸福的安琪儿，小伯乐此不疲地锄地、拔草、

施肥、浇水。全村人路过菜园，都发出啧啧赞叹。

每年二月，小伯就开始收拾她的“爱心”菜园。她先把猪圈里的猪粪挑到菜园里，然后用粪坑的粪水泼洒，发酵腐熟，再一薅锄一薅锄把肥料拌匀，把菜园的土疙瘩打碎耙平。菜园呈现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时，小伯天刚蒙蒙亮就去打理成大小不等的块块菜园。布谷鸟儿破春一叫，小伯的菜园里早已长出了嫩绿的瓜菜幼苗。

在菜园里，小伯不知疲劳，她一会儿把这棵菜苗扶正，一会儿给那棵菜逮虫。嘴里不停地哼着儿歌“虫虫儿飞，虫虫儿飞，飞到嘎嘎屋里去……”唯有此时，小伯完全处于怡然自得的忘我境地！

种菜是细致的体力活。不仅耕地、除草、灭虫、一遍遍地浇水，小伯时常忙到三更半夜。随着粪桶的往返，菜蔬的根部，粪水汇集成一股股浊流，渗入干涸的土壤，输送到瓜菜根部，菜园顿时充满生机。我和小伯坐下小憩，望着关庙河夜空蓝天上繁星点点，看着萤火虫飞来飞去，听着青蛙鼓起腮高声嗯啊、嗯啊！听竹笋猛长拔节的声音，每次都泛起对未来生活的遐想。娇嫩的菜叶吃饱养分脸上晶莹的露珠，土壤中释放出来的暖洋洋的地气，大口呼吸着从多种蔬菜中散发出来的清香，这时的菜园构成一幅母女劳作亲情图。

人勤地不懒，天道酬勤。小伯的菜园丰收的时候，她让我背些瓜果蔬菜送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们吃。她把手撮成一个“o”型喊山。“王幺妹儿，打下狗子，美儿送菜来哒！刘幺妹儿，

打下狗子，美儿送菜来哒！张家哥哥打下狗子，美儿送菜来哒！”这种声音在山谷飘荡，好温暖。

白白胖胖的竹笋吃不完的晒干，青菜吃不完焯水晒成干菜……

春节前，关庙河一河的过年猪叫。小伯宴请乡亲们吃杀猪饭，孩子们往我家狂奔，狗儿猫儿都来了，全村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厨房里演奏着锅碗瓢勺交响曲。这时小伯的菜蔬派上用场，锅里翻滚红油汤炖排骨放上干竹笋，黄亮的扣肉下面放干腌菜，紫红色的炒猪肝、里脊肉、腰花放红红的剁椒和白色的葱果子，炒肉用的金黄色的糟辣子，项圈肉用菜豆干红辣子炒，厚肉片爆炒加大蒜煮20分钟。快熟时与凝猪血添加大锅内，放上白色的新鲜萝卜丝，搅拌均匀。待猪血变色嫩滑起锅。此时，一大锅香喷喷、热腾腾，带着原汁清香的“杀猪菜”烹饪告成。一个带铁叉叉的火炉爬上桌子，旺火上坐上一口铁锅盛满汤肉，围炉喝酒的片片肉、丝丝肉、窝窝肉、各种炒菜喷着麻辣烫香味儿，酸萝卜、泡菜、霉豆腐、腌菜走上舞台，亲人们边吃边喝，吃得满头大汗、满嘴冒油，爸爸的挚友吴大炮一句“肉尽吃饱、酒尽洗澡”把杀猪饭推向高潮，蜂蜜酒里酿成醉美乡音、乡情好温暖，此刻，一条河都会飘着小伯的菜香味儿。

小伯的菜园年代早已过去，留给我满满的回忆。如今赶上乡村振兴的好时代，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小伯却走了。回忆小伯以菜园地当画板、各种菜蔬作颜料，种出世间独一无二的彩色图画！那菜园洋溢着淡淡乳香，如母爱温暖如初！

华夏
星空

号令石头开花（外一首）

◎唐志平（湖南）

当年，人们在斫曹长满石头的山坡
开凿梯田，种下梦想
结出饱满的谷穗
如今，满坡药香飘逸出
不屈的传奇

一幢幢豪宅，分布在蜿蜒的山路两翼
雄鹰村，如雄鹰展开翅膀
一座座房车，邀请四面八方游客
共赴一场春天之约
夹道的银杏笔直挺立
如仪仗队，当你露露山顶的卫士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
都是稳基因本的压舱石
这里的每一个花蕾
都是锦口绣心的解语花
听从时代的号令
请石头发话，让群芳吐蕊

芍药花从不失信

从不失信于春天
芍药花年年四月竞芳菲
开在山坡坡，开在石头缝
开在引来凤凰的梧桐村
开在汪洋恣肆的遍地花海里
开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

父亲生前最爱芍药
说它就像母亲，一生在贫瘠的土地上扎根
在贫寒的日子里开花

今天，如约而至的妻子
摘一朵簪于鬓边，走向花海
她就是春风中最亮眼的那一朵

做一株植物

◎池墨（江苏）

把所有的名利放下
把所有的欲望放下
如果可以
我愿意选择做一株植物

做一株会思考的植物
可以仰望遥远的蓝天
可以俯视脚下的土地
还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和风谈一场恋爱

如果一株植物
可以用一生来谈一场恋爱
可以用一生来享受这种过程
那么，就让我做一株这样的植物吧
我相信，思念的藤蔓
终究会抵达一个人的内心